

高風詩文選





作者像

辽阔的冬梅

回到³退休^{俗上}，身体闲起来，心思往

多起来。眼前的事，东三拉西总好忘，多少年

的往事常会涌上心头。心情舒畅的时候想起往

事，坎坷也成为笑谈。因为坎坷早已过去了。

心情郁闷的时候，想起失去的岁月，又难免留

下悵悵与惋惜。人老了，好似埋土灰盒里的金

烟圈未全的炭火，虽然残留着几分热，可身体

不济了，每想起往后空餘人民的钱吃闲饭，心

里总是不安味。尽管退下米后，力所能及地干

写在前面的话

我，作为和高风生活近四十年的伴侣，在他走后，唯一为他能做的只剩一件事——从他留下的文字中去寻觅过去。他生前，视为平常的事情，他死后，处处都觉得万分珍贵。他的诗词，他的笔记，他的书信，甚至他在台历上随便写的记事，看来都是那样亲切无比。

他是我的丈夫，我不便于为他歌功颂德，也正因为他是我的丈夫，我了解他，又不能不对我的亲人和朋友们说，他是一个值得我们追忆的人！他出生在动荡的旧中国，青年时期投身革命。在四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尽沧桑，赤心不泯。他本是新闻战线的耕耘者，可厄运把他送到农场和建筑工地。勇气减轻了命运的打击，他经受了痛苦与忧愁的锻炼，在陌生的岗位上增长了新的学问。一个人的品德不是由文字而是由行为实现的。他一生所为，表现了他善良、刚直、严以律己的

思想品德。他这一生只有一个嗜好，那便是酷爱读书。他可以毫不吝啬地几十年供养亲属，但又十分小气地在书柜上写下“图书不外借”的字样。他的最后几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他经常看书的沙发前的地板革上，还留有因久坐而磨破的痕迹。

他一生勤笔耕耘，工作中也发表过一些文章，但许多文字都已散失了。这里收集的是仅有的又是他从没有想发表过的文字，可能正因为如此吧，这里没有丝毫的虚假与做作。这仅存的文字不能代表他的一生，但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那颗跳动着的赤诚的心。他对祖国的浓浓爱思，对妻儿的涓涓恋情，在字里行间流淌。整理他的手稿，沉缅在回忆中，徘徊在往事里，读着读着，禁不住热泪滚滚；读着读着，一个要把这些文字保留下来的念头强烈萌生。

他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不敢奢望他的遗作正式出版。在友人的帮助下，把它们变成铅字，留给子孙后代，赠予亲朋好友，做一个永久的纪念吧！

赵 川

1990年3月

“寸衷还是报国人”

——读高风同志的诗

牟 浚

作为省内的一位“老报人”，高风同志素以治学严谨、文风细腻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他的诗却写得豪迈奔放、慷慨悲凉，颇有“豪放派”的风格。这些在三十余年中陆续写成的诗作，有蒙冤时含辛茹苦的慨叹，有逆境中忧国忧民的愤懑，有重归党的怀抱的喜悦与振奋，有同病魔做顽强斗争的昂扬和乐观……但无论从哪方面看，高风的诗都展示了他对党对人民的忠贞不渝，对理想和事业的热情探求，以及他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仅就这个集子里收录的诗作而言，我看可以顺时分成三部分。

一是“蒙冤廿载”中的诗。高风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后，曾在浑河农场劳动改造，后来又到建筑工地当材料员。离开了繁忙的编务工作，倒使他有时间在劳动中冷静思索，有机会在闲暇中

“以诗言志”。“城南路尽浑桥畔，正是穷愁暮雨天”（《六〇年中秋晚归农场》），正是他压抑心情的真实写照；“披星戴月逐风尘，砖瓦砂石泥水亲”（《建筑工地十年》），又表现了劳动中的开朗乐观。“文革”中高风与妻子赵川下放到彰武县西部一个“吃荞麦、点油灯”的偏僻山村落户，这时他的诗作油然透出一股坦荡从容的气息，一种旷达洒脱的精神。他安慰妻子：“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任君谪四海，结伴到天涯”（《下放路上》）；他理解“同命相连”的朋友：“知君刚直身寂寞，至今仍在布衣中”（《友人》）。白天他积极劳动，“悠悠转转爬山崖，石头岭上种庄稼”（《荒山初耕》）；晚上他秉笔勤书，“墨冻笔僵书难成，枯肠索句近三更”（《冬夜》）。他依然坚信历史车轮不会倒转，祖国的前途充满希望。“人世几回伤往事，壮夫百岁怀国忧”（《自遣》）；“为待他年公议后，汉庭犹召贾谊还”（《读史》），可以说他的心境始终是光明开朗、昂扬向上的。

二是“恢复工作”时的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五十五岁的高风焕发了青春，他无比兴奋，欣然唱出“三十离娘五十归，儿心莫道喜与悲。曾为敢谏应无憾，廿载沉沦意不灰”（《重归党怀抱》）。他热情赞颂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伟大历

史功绩，“风雨十年终过去，国祚复兴待有兹。始料三中全会后，重见四海升平时”（《喜迎春节》）。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他畅游了香山，满山遍野的红枫使他记起了陈毅同志“霜重色愈浓”的名句，更加缅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历史功绩，在《香山杂咏》中吟道：“莫道醉客心渺渺，方知当年路匆匆”、“将军老去诗犹在，唱彻枫叶满山红。”他鼓起新的勇气和干劲投身到新闻出版事业中，在《士人》中写道：“登榜喜作三春赋，求贤长吟蒹葭诗。士子争夸今日好，中华腾飞任驱驰”，表现了为党为人民贡献余生的豪迈激情。

三是“晚年病卧”后的诗。离休后正进行新的创作中的高风，突然被诊断为肺癌，1985年11月手术后身体已极度虚弱。他以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坚强和开朗，同病魔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艰苦斗争。除了抓紧进行创作和撰写回忆录外，他的诗中更洋溢着无畏的气慨，显示出一种正视死亡的豁达态度和清新格调。他的《病中》（之四）这样写道：“纵令一遭知难免，何必斤斤过几年。时轻时重寻常事，无喜无忧听自然。革命早已身许国，生死何曾过重看。心中常乐是良剂，少费公家买药钱”。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彻悟，一齐跃然纸上。他唯一的遗憾是不能为祖国更多

奉献：“旧作重翻多羞缅，新诗改罢自长吟。莫道病夫无憾事，寸衷还是报国人”（《丁卯春节》），这是他最后的创作，也是他生命之歌的最强音。《有感》、《自警》等也表达了相似的内容。

高风的诗作充满了火一般的激情，往往带着雄浑的气势，显示了开阔的视野。尤其是咏史诗，常是起句如奇峰突兀，承转似行云流水，合篇一气呵成，警策超拔。他诗中的语言平易晓畅，精炼自然，具有“清空一气，明白如话”、“浅中有深，平中见奇”的特色。凡此种种，与他日积月累、渐益将习的深厚扎实的文学功底是分不开的。

我与高风结识于四十年代末，我俩既是相濡以沫的老同志，又是推心置腹的诗友。我的一些诗作常请他提出意见，他的诗也时时吟给我听并解释创作意图和过程。高风同志已故去经年，每当忆起我们之间的唱合及谈诗论诗情形，怀念之情便更加强烈。“寸衷还是报国人”，是高风同志终生的志愿，自身的写照，也是对我的勉励鼓舞。在此重录我的悼诗，藉此馨香一瓣，以慰老友在天之灵：

一生为国恃诗才， 荣辱安危情满怀。

壮志未酬身竟去， 呼天抢地报泉台。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寸衷还是报国人”	(3)
——读高风同志的诗	
一 诗歌	(1)
去农场改造	(1)
六〇年中秋晚归农场	(2)
读史	(2)
下放路上	(3)
山村冬夜	(3)
荒山初耕	(4)
山居雪天去公社	(5)
友人	(5)
友人	(6)
无题	(6)
除夕·七二年	(7)

嫦娥	(8)
读史	(8)
咏史	(9)
自遣	(9)
回城	(10)
建筑工地十年	(11)
十年劫后	(11)
戊午迎春	(12)
己未春节	(13)
重归党怀抱	(13)
士人	(14)
自嘲	(15)
无题	(15)
游香山·八〇年	(16)
无题	(17)
天问	(18)
夜读少奇同志	
《论党的工作》	(19)
读英烈传	(19)
风传京师消息	(20)
家居杂咏 (3 首)	(21)
梦游故乡	(22)
围棋	(22)

患癌	(23)
落花	(24)
病后闻译著出版	(24)
丁卯春节	(25)
丁卯“三八”有感(2首)	(26)
病中四首	(27)
读胡杨泪(悼钱宗仁)	(30)
银耳	(31)
家居	(31)
做事做人	(32)
有感(2首)	(32)
唐李群玉《放鱼》诗连句	(34)
自警	(34)
乡村水井	(35)
浪花	(36)
玉泉山听雨	(36)
冰湖	(37)
礁石	(39)
二 日记摘抄	(40)
学习篇	(40)
生活篇	(46)
人生篇	(52)

友谊篇 (62)

白头篇 (64)

三 散文 (69)

白玉簪 (69)

从一个朋友遭遇想到的 (72)

蜀中行 (77)

迟开的冬梅 (82)

沈阳情思 (84)

四 回忆录 (88)

大军入城第一张报 (88)

在工人报创刊的年代 (94)

回忆一九四六年沈阳市小学

教师罢教斗争有关情况 (100)

五 家书选辑 (107)

六 附录 (144)

沉痛悼念高风同志 (144)

哭高风 (148)

深沉的父爱 (152)

我想念的爷爷 (157)

— 诗 歌

按：高风喜欢读诗，也喜欢写诗。他说，诗，使他在痛苦中得到精神养分，可以真诚地保留自己内心所珍惜的东西，可以抒发对人间天长地久的爱。

去农场改造

(1958年)

犯颜直忤又残伤，
踽踽前行路茫茫。
他年淘尽浑河水，
哭中无泪亦凄怆。

△ 时年下放到沈阳市郊浑河农场劳动改造。

六〇年中秋晚归农场

(1960年)

城南路尽浑桥畔，

正是穷愁暮雨天。

破车瘦马难行走，

湿透单衣怨夜寒。

△ 这是中秋之夜未能与家人团聚而写下的。

读史

(1969年)

万众悚悚朝帝京，

君王意气任纵横。

一夜惊发天下诏，

百般冷落老臣心。

放逐还乡轮声急，

新贵上任喝道频。

长街便是伤情处，

哭笑尽在往来中。

△ 写于 1969 年大批干部带着全家下乡“插队落户”。

下放路上

(1970 年)

嫁得浮云婿，
相随即是家。
任君谪四海，
结伴到天涯。

△ 这是下放到彰武县平安公社朱家大队后，一次，因无公共汽车，夫妻二人步行 70 里从县城走到朱家村，路上写给妻子的。

山村冬夜

(1970 年)

墨冻笔僵书难成，

枯肠索句近三更。

山村酷寒眠不得，

夜半驴鸣长短声。

△ 时年冬季与妻子住在生产队的队部，院内即是畜棚。

荒山初耕

(1970年)

悠悠转转爬山崖，

石头岭上种庄稼。

扬鞭绝叫牛尽力，

停犁痴看山菊花。

△ 这是下乡后第一年初耕播种时写下的。当地为丘陵，多沟壑，土质瘠薄。